

本
經
集
義

上海千頃堂書局發行

張贊臣題



橘皮

獨活

苾胡

蛇牀子

菊花

蒼實

茵陳蒿

飛廉

天蒙冬

女貞實

桑上寄生附實

赤芝

續斷

遠志

蒺藜

絡石

松脂

沙漫

蒼蘭子

石龍翁

蔓荆實

黃連

漏蘆

地膚子

藍實

槐實

枸杞

苦菜

朴消

消石

鯉魚膽

羊膝

酸部凡六種

酸棗

青芝

五味子

曾青

礬石

蓬蘽

鹹部凡五種

決明子

黑芝

桑螵蛸

龜甲

牡蠣

●上品

橘皮味苦辛溫。主胸中痰熱逆氣。利水穀。久服去臭。下氣通神。

劉雲密曰。橘皮味苦辛。適均而氣溫。若但據其苦泄辛散溫行。以為與他行滯氣之物等。則誤矣。本經於此。獨取其利水穀。夫後天之氣。即水穀氣。合於真氣。以充身者也。水穀利。則水穀之氣暢。茂而真氣得其助。盧氏謂上焦開發。宣五穀味。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橘皮有焉。

張隱菴曰。橘實形圓色黃。臭香。肉甘。脾之果也。其皮氣味苦辛。性主溫散。筋膜似絡脈。皮形若肌肉。宗眼如毛孔。乃從脾胃之大絡而外出於肌肉。毛孔之藥也。胸中痰熱逆氣者。謂胃上郭郭之間。濁氣留聚。則假氣成形。而為痰熱逆氣之病。橘皮能達胃絡之氣。出於肌腠。故胸中之痰熱逆氣。可治也。利水穀者。水穀入胃。藉脾氣之散精。橘皮能達脾絡之氣。上通於胃。故水穀可利也。久服去臭者。去中焦腐穢之臭氣。而肅清脾胃也。下氣通神者。下肺主之氣。通心主之神。橘皮氣味苦辛。入肺而苦入心也。

葉天士曰。橘皮氣溫。稟春升木氣。而入足厥陰肝經。味苦辛。無毒。得火金之味。入

本草綱目卷三十一
手太陰少陰心肺經。氣味升多於降。陽也。胸中者肺之分也。肺主氣。氣常則順。氣變則滯。滯則一切有形血食痰涎皆假滯氣而成。癥瘕成則肺氣不降而熱生焉。橘皮辛能散。苦能泄。可以破癥清熱也。苦辛降氣。又主逆氣。飲食入胃。散精於肝。辛溫疎散。肝能散精。水穀自下也。肺主降。苦辛下泄。則肺金行下降之令。而下焦臭濁之氣無由上升。所以去臭而下氣也。心為君主。神明出焉。味苦清心。味辛能散。所以通神也。

徐靈胎曰。橘袖通體皆香。而皮辛肉酸。乃肝脾通氣之藥也。故凡肝氣不舒。尅賊脾土之疾。皆能已之。主胸中癥熱逆氣者。開達上焦之氣也。利水穀者。通利中焦之滯也。久服去臭下氣。通神者。芳香辛烈。自能辟穢邪而通正氣也。

鄒潤安曰。橘樹畏霜。洞庭四面皆水。水氣上騰。能辟霜。故生是者為最佳。種類不一。以不接而種成者為上。癥之為病。借氣聚以成形。依物象而成質。迨氣散物消。則形質亦隨而消散。此則癥在熱上。可見因氣聚而成癥。因癥停而生熱矣。因熱而癥。則其治在熱。因癥而熱。則其治自應在氣。氣散則非持熱解。即逆氣亦隨以平。不然。味辛性溫之物。又豈治熱治逆者耶。

獨活。味苦甘平。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奔豚癰瘕。女子疝瘕。久服輕身耐老。平崇原改作辛

陶弘景曰。一莖直上。不為風搖。故曰獨活。出西川益州。

張隱菴曰獨活初出土時苦中有甘曝乾則氣味苦辛故本經言味苦甘辛其色黃紫氣甚芳香生於西蜀稟手足太陰金土之氣化風寒所擊如客在門而扣擊之從皮毛而入肌腠也獨活稟太陰肺金之氣則禦皮毛之風寒稟太陰脾土之氣則禦肌腠之風寒故主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稟土氣而長肌肉也奔豚乃水氣上奔土能禦水逆金能益子虛故治奔豚癰瘰風癰風瘰也金能制風故治癰瘰肝木為病疝氣瘕聚金能平木故治女子疝瘕久服則土金相生故輕身耐老葉天士曰獨活氣平稟秋燥金氣入手太陰肺經味苦甘無毒得火土之味入手少陰心經足太陰脾經氣味降多於升陰也其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者金瘡為風寒所擊則氣血壅而不行其痛更甚矣獨活苦能泄甘能和入肺解風寒所以風血行而痛止也奔豚者腎水之邪如豚奔突而犯心也苦可燥溼甘可伐腎所以主之癰者風證也瘰者溼流關節之證也獨活氣平可以治風味苦可以燥溼故止癰瘰也女子疝瘕多經行後血假風溼而成獨活平風燥溼兼之氣雄可以散血也久服則溼散所以輕身血和所以耐老皆味甘苦之功也

陳脩園曰獨活氣平稟金氣而入肺味苦甘無毒得火土之味而入心脾其主風寒所擊者入肺以禦皮毛之風寒入脾以禦肌肉之風寒入心助太陽以禦營衛

之風寒也。其主金瘡止痛者。亦和營衛長肌肉完皮毛之功也。奔豚乃水邪上凌心火。此能入肺以降逆。補土以制水。入心以扶火。所以主之。癩瘡者。木動則生風。風動則害土。土病則聚液而成痰。痰阻於心。則為瘰癧。為癩。此物稟金氣以制風。得土味而補脾。得火味以甯心。所以主之。女子疝瘕。多經行後血假風溼而成。此能入肝以平風。入脾以勝溼。入心而主宰血脈之流行。所以主之。久服輕身耐老者。著其扶陽之效也。

芘胡。味苦平。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久服輕身。明目益精。

劉雲密曰。芘胡。仲冬根生白。菟。仲春生苗。仲夏極茂。仲秋成實。隨陽氣始生而萌。至陰氣既平而萎。其香徹霄。其質柔軟。全有合乎少陽之義。是以心腹腸胃之間。無結不解。無陳不新。譬之春風一轉。萬化改觀。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張隱菴曰。芘胡。春生白。菟。香美可食。香從地出。直上雲霄。其根苦平。稟太陰坤土之氣。而達於太陽之藥也。主治心腹腸胃中結氣者。心為陽中之太陽。而居上。腹為至陰之太陰。而居下。腸胃居心腹之中。芘胡從坤土而治腸胃之結氣。則心腹之正氣自和矣。治飲食積聚。土氣調和也。治寒熱邪氣。從陰出陽也。從陰出陽。故

葉天士曰。此胡氣平。稟天中正之氣。味苦無毒。行於少陽。一之。口月。

相火之府。所以獨入少陽。膽經氣味輕升。陰中之陽。乃少陽也。其主心腹腸胃中

結氣者。心腹腸胃。五藏六府也。藏府共十二經。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此胡輕清

升達膽氣。膽氣條達。則十一藏從之宣化。故心腹腸胃中凡有結氣。皆能散之也。

其主飲食積聚者。蓋飲食入胃。散精於肝。肝之疎散。又藉少陽膽為生發之主也。

此胡升達膽氣。則肝能散精。而飲食積聚自下矣。少陽經行半表半裏。少陽受邪。

邪併於陰則寒。邪併於陽則熱。此胡和解少陽。故主寒熱邪氣也。春氣一至。萬物

俱新。此胡得天地春生之氣。性入少陽以生氣血。故主推陳致新也。久服清氣上

行。則陽氣下降。所以身輕。五藏六府之精華上奉。所以明目。清氣上行。則陰氣下

降。所以益精。精液乃氣之英華也。仲昂庭曰。天士行醫半世。懼用此胡。蓋惑於方

湯也。故此解專主少陽膽經。惟膽氣以下諸論所見亦起。

徐靈胎曰。此胡腸胃之藥也。觀本經之言治效。皆主腸胃。以其氣味輕清。能於頑

土中疎理滯氣。故其功如此。五行惟木能疎土。舊註多指為少陽之藥。是知其未

而未知其本也。節

唐容川曰。此胡今四川產者。一莖直上。色青氣香。葉四面生如竹葉而細。開小黃

花者。乃為真此胡。別省紅軟銀白等此胡用之傷人。

節

蛇牀子。味苦平。主男子陰痿溼癢。婦人陰中腫痛。除痺氣利關節。癩癩惡瘡。久服輕身。

盧子繇曰。藥名蛇牀者。以蛇虺喜卧於其下。且喜食之也。蛇性竄疾。獨居隱僻。稟風木善行數之體用。與蛇牀功用靡不昭合。設非氣性相似。詎得為其所嗜耶。男子陰痿溼癢。婦人陰中腫痛。正厥陰隱僻之地。氣閉不通所致。蛇牀宣大風力。鼓舞生陽。則前陰疏泄。竄疾自如。并可伸癩癩之氣。逆於藏。與關節之壅閉不開。真堪作把握陰陽之良劑也。

張隱菴曰。蛇牀子氣味苦辛。其性溫熱。得少陰君火之氣。主治男子陰痿溼癢。婦人陰中腫痛。稟火氣而下濟其陰寒也。除痺氣利關節。稟火氣而外通其經脈也。心氣虛而寒邪盛。則癩癩。熱邪盛則生惡瘡。蛇牀味苦性溫。能助心氣。故皆主之。久服則火土相生。故輕身。

徐靈胎曰。蛇牀生陰溼卑下之地。而芬芳燥烈。不受陰溼之氣。故入於人身。亦能於下焦溼氣所歸之處。逐邪而補正也。

鄒潤安曰。六氣惟溼最蹇滯。惟風最迅疾。蛇牀子生陰溼地。而得芬芳燥烈之性。

也。惟治癩癧一節。則似正病乎風。而更助以風藥者。殊不知風因疾生。人因風病。若變因疾而生之風。如溼中所鍾風化。能鼓盪溼氣。化津化液。則此疾此風。早將變為氤氳流行之生氣。尚何癩癧之足虞。以是知化病氣為生氣。原非臆說也。

菊。花味苦平。主諸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皮膚死肌。惡風溼痺。久服利血氣。輕身耐老延年。

李時珍曰。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實。備受四氣。飽經露霜。葉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稟平和。昔人謂其能除風熱。益肝補陰。蓋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藏也。補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則風息。火降則熱除。用治諸風頭目。其旨深微。黃者入金水陰分。白者入金水陽分。紅者行婦人血分。皆可入藥。其苗可蔬。葉可啜。花可餌。根實可藥。囊之可枕。釀之可飲。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賢比之君子。本經列之上品。隱士採入酒罈。騷人餐其落英。菊之貴重如此。是豈羣芳可伍哉。

張隱菴曰。菊花處處有之。以南陽菊潭者為佳。本經氣味主治。概莖葉花實而言。今時只用花。莖葉味苦。花味兼甘。色有黃白。稟陽明秋金之氣。化。主治諸風頭眩。

腫痛。稟金氣而制風也。目欲脫淚出。言風火上淫於目。痛極欲脫而淚出。菊稟秋金清肅之氣。能治風火之熱也。皮膚死肌。惡風溼痺。言感惡風溼邪而成風溼之痺證。則為皮膚死肌。菊稟金氣而治皮膚之風。兼得陽明土氣而治肌肉之溼也。周身血氣生於陽明胃府。故久服利血氣輕身。血氣利而輕身。則耐老延年。葉天士曰。菊花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味苦清火。抑金勝。花發於秋。稟秋金之氣。獨全。故為制風木之上藥也。諸風皆屬於肝。肝脈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風火熾則上攻頭腦而眩。火盛則腫而痛。其主之者。味苦可以清火。氣平可以制木也。肝開竅於目。風熾火炎。則目脹欲脫。其主之者。制肝清火也。手少陰之正脈。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心為火。火盛則心系急而淚出。其主之者。苦平可以降火也。皮膚乃肺之合。肌肉乃脾之合。木火刑肺。金脾土。則皮膚肌肉皆死。菊花稟金氣。具火味。故平木清火。而主皮膚死肌也。其主惡風溼痺者。風溼成痺。風統於肝。菊花氣平。有平肝之功。味苦有燥溼之力也。久服利血氣者。氣平益肺。所以有利於氣。心主血。味苦清心。所以有利於血。利於氣。氣充身自輕。利於血。血旺自耐老。氣血皆利。其延年也必矣。

徐靈胎曰。凡芳香之物。皆治頭目肌表之疾。但香則無不辛燥者。惟菊花得天地

芙蓉款冬等花言矣。得無以其不結實耶。則不可為宿根繁生言矣。然則窮果安在。蓋窮於上者必反下。剝固九月之卦。菊正以九月花過。是即為復矣。而婆婆剝盡之在上者。縱枯且萎。仍無所謂零與落焉。則謂能使窮於上之風若火自熄。而反其脅從之津液於根柢。詎不可歟。此本經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之義也。菊雖宿根重生。然至三月已後。新根既成。舊根遂爛。則謂其因新根堅固。枯萎自脫。不可歟。此本經主皮膚死肌之之義也。菊之苗烈日暴之則萎。潦水漬之則萎。最喜風為之疏瀉。溼為之滋養。則謂能使風與溼之相侵者。反成相養。不可歟。此本經主惡風溼痺之義也。菊之氣無間莖葉根花。菊之津尤能上通下達。此久服之所以能利血氣而輕身耐老延年也。

著實味苦平。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飢不老輕身。

徐靈胎曰。此因其物之所能以益人之能也。昔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此草中之神物也。服之則補人之神。自能聰慧。前知矣。主益氣充肌膚者。得天地之和氣以生。故亦能益人之正氣而強健矣。久服不飢不老輕身。氣足神全。故有此效。茵陳蒿味苦平。主風溼寒熱邪氣。熱結黃疸。久服輕身益氣耐老。

張隱菴曰。素問曰。春三月。此為發陳。茵陳秋後莖枯。經冬不死。至春因舊根而復

生故名茵陳。蓋因冬令水寒之氣。而具陽春生發之機。主治風溼寒熱邪氣。得生陽之氣。則外邪自散也。熱結黃疸。得水寒之氣。則內熱自除也。久服則生陽上升。故輕身益氣耐老。

葉天士曰。茵陳氣平微寒。稟金水之氣。入肺與膀胱經。味苦無毒。得南方火味。入手少陰心經。氣味俱降。陰也。風為陽邪。溼為陰邪。風溼在太陽。陽邪發熱。陰邪發寒。其主之者。氣寒清熱。味苦燥溼也。心為君火。火鬱太陰。則肺不能通調水道。而熱與溼結矣。溼熱交蒸。所以蒸土色而成黃疸也。其主之者。苦平可以清心肺。微寒可以解溼熱也。久服則燥勝。所以輕身。平寒清肺。肺主氣。所以益氣。心主血。味苦清心。心清則血充。所以耐老也。

鄒潤安曰。風溼寒熱邪氣。新感者也。熱素有者也。新感之邪。為素有之熱。結成黃疸。此證已所謂因陳矣。其主之者。茵陳新葉。因陳幹而生。清芳可以解鬱熱。苦寒可以泄停溼也。

飛廉。味苦平。主骨節熱。脛重痠疼。久服令人身輕。

李時珍曰。飛廉。神禽之名也。其狀鹿身豹文。雀頭蛇尾。有角。能致風氣。此草附莖。有皮如箭羽。復療風邪。故有此名。抱朴子書言。單服可輕身延年。又言服飛廉煎。

有。天冬之名。主治諸暴風溼偏痺者。言風溼之邪暴中於身而成半身不遂之偏痺。天冬稟水天之氣環轉運行。故可治也。強骨髓者。得寒水之精也。殺三蟲去伏尸者。水陰之氣。上通於天也。水氣通天。則天氣下降。故土中之三蟲。泉下之伏尸。皆殺去也。太陽為諸陽主氣。故久服輕身益氣。天氣通貫於地中。故延年不飢。張路玉曰。天冬冬手太陰肺經氣分藥。味苦性寒。滋潤養陰。肺氣熱而燥者宜之。主諸暴風溼偏痺者。熱則生風。暴則屬火。偏痺者溼熱所致。治風先清火。清火在養陰。所以主之。三蟲伏尸。皆脾腎溼熱所化。清二經溼熱。則無三蟲伏尸之患矣。又能延年不飢。故辟穀方多用之。

葉天士曰。天冬冬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其主暴風溼偏痺者。燥者濡之。熱者清之。着者潤之也。蓋風本陽邪。風溼偏痺。發之以暴。暴病皆屬於火也。骨屬腎屬水。天冬氣平益肺。肺金生水。故骨髓強也。三蟲伏尸。皆溼熱所化。味苦可以祛溼。氣平可以清熱。溼熱下逐。三蟲伏尸皆去也。久服益肺。肺清則氣充。故益氣。氣足則身輕。氣治則延年。氣滿則不飢也。

鄒潤安曰。花實者草木功能遂就之秋。花為其極盛。實則其收藏也。然種類既繁。

稟性自別。而體致遂殊。故有花而不實者。有不花而實者。從未有隨時隨地如天
蠶冬之當其時則花。而實過其時則不花。而實植於此。乃不花而實。植於彼。又花
而實者。夫曰入夏開花。屆秋結子。若至伏時則不花而實。又隨地皆花而實。獨在
嶺南則不花而實。夏者陽氣最暢之時。入伏則暢已極。而將退矣。嶺南近赤道。下
陽終歲不藏。為海氣所溷。故雖值酷暑。抵暮亦涼。終不如內地之充暢收藏。各盡
其致。則可知是物偏能收功於陽氣最橫絕無忌憚之所。即使用不及時。陽氣斂
退。猶能不待冠履。急足先趨。不誠其元不已矣。枝葉者草木獻伎效能之象。枝為
行氣之道。葉則性所著見也。故凡物之性潤者。必其枝滑澤而葉柔軟。從未有根
本枝葉性適相違。如天蠶冬為極柔潤之物。而枝葉不生逆刺。則濇而細散者。夫
刺者根橫於中。濇者膚戟於外。乃能任其中外之橫且戟。不閱其生氣之優游充
沛。而乘陽氣之暢以敷榮。以成實焉。則又可知是物非芒消大黃之開。又非甘遂
葶藶之瀉。偏能使其滋柔滑澤之氣流行條暢。無梗不拔。無塞不通。而引其純粹
清明。以積精化氣。積氣全生矣。暴風溼偏痺。熱之著於體。三蟲伏尸。氣之隱於中。
既遇此刺不能凝濇。不能阻之物。涵泳以導化之。著者隨之而行。隱者隨之而散。
則百骸順遂。津液充盈。骨髓又烏能不強也。○風溼偏痺之上著一暴字。以及三

蟲曰殺。伏尸曰去。最是耐人玩索。夫風溼之中。人必欲其去。而不可去。故曰殺。伏尸曰去。最是耐人玩索。夫風溼之中。人必欲其去。而不可去。故曰殺。

邪欲扶而去之。其時所中之邪適亦化熱。將欲猖獗遂與正交搏而病作焉。正交搏之時。正病之暴起也。其能與正相搏。則其勢方盛。其熱方熾。於時不乘其隙。以天蠱冬之滑澤通達者。導正氣逐邪氣。馴至末傳寒中。天蠱冬遂非所宜用矣。謂之暴。正以明病之久者不可用也。巢元方云。三蟲。虻蟲。赤蟲。蟻蟲也。虻蟲動則吐清水。出則心痛。貫心則死。赤蟲動則腸鳴。蟻蟲多則為痔。極則為癩。因人瘡處。以生癰疽癬癩疥。無所不為。又云。人身自有三尸諸蟲。與人俱生。此蟲忌血。能與鬼靈相通。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蓋諸蟲之種。確與人俱生。其得生息繁蕪。多由大氣有阻。溼停熱聚。生類既衆。遂與人為梗。殺之之術。諒非一端。其屬熱搏氣阻。肺腎陰虛者。自當以天蠱冬殺之。謂之殺。正以明為病之物。有形有生。若既死方繫繫出者。非所宜矣。巢氏又云。伏尸之病。隱伏在人五藏內。積年不除。未發之時。身體平調。都如無患。若發動則心腹刺痛。脹滿喘急。外臺秘要述蘇遊論曰。傳尸之疾。相尅而生。毒氣內傳。周徧五藏。漸就羸瘦。以至於死。其初半卧半起。號為殭殍。氣急欬嗽。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為骨蒸。或由淋瀝。或由勞極。隨其所起。以相尅而傳。各有形證。傳盡則死。夫病之始候。為肺痿。為骨蒸。若非屬熱。又將何屬。既肺痿矣。骨蒸矣。復五藏以尅相傳。是亦熱之極。涸之極矣。且肺痿肺病。骨蒸

腎病肺腎之熱涸。適合天蠶冬之治。滋其涸則枯瀆去。清其熱則病氣去。謂之去
正以明其病勾留之久。伏而不去。確與風溼偏痺之暴者對照矣。凡此之或久或
暫。宜用不宜用。正病機之消息所關。天蠶冬之情性所在。蓋外感之邪。多始傳熱
中。未傳寒中。內傷之候。初耗真氣。繼耗真精。天蠶冬之用。外感不厭其早。內傷不
厭其遲也。○甚矣。天蠶冬之按根入湯。可以澣練素令潔白也。夫質本非白。澣之
未必能白。質本潔白。又烏容澣。蓋惟其質本白。或不純而糙。或被染而汙。方賴澣
以復其初。人之身白者。肺也。肌肉也。骨髓也。腸胃也。凡為火熱燥溼染而為病。或
可屬天蠶冬澣之。在肺則別錄所謂保定肺氣也。在肌肉及骨。則所謂暴風溼偏痺也。在腸胃。則
所謂殺三蟲去伏尸也。在髓。則所謂強骨髓也。然數者之間。出語各有深意。曰主
曰殺曰去。則除病之詞也。曰強。曰保定。則又不可與除病同觀。夫強云者。能增益之
而使之強盛。蓋天蠶冬之為物。質柔潤。性滋膩。惟與腎為最宜。故於其所主之髓
最能效力。以為補劑。宜斟酌之。

女貞實。味苦平。主補中安五臟。養精神。除百病。久服肥健。輕身不老。

李時珍曰。此木凌冬青翠。有貞守之操。故以貞女狀之。與冬青同名異物。蓋一類
二種爾。二種皆因子自生最易長。其葉厚而柔長綠色。面青背淡。女貞葉長者四

五寸。子黑色。冬青葉微圓。子紅色。為異。

今處處有之。味苦性寒。得少陰腎水之氣也。凌冬不凋。得少陰君火之氣也。作蠟
堅白。得太陰肺金之氣也。結實而圓。得太陰脾土之氣也。四季常青。得厥陰肝木
之氣也。女貞屬三陰。而稟五藏五行之氣。故主補中安五藏也。水之精為精。火之
精為神。女貞稟少陰水火之氣。故養精神。人身百病不外五行。女貞備五藏五行
之氣。故除百病。久服則水火相濟。五藏安和。故肥健輕身不老。

張路玉曰。女貞性稟純陰。味偏寒滑。脾胃虛人服之。往往減食作瀉。舊以本經枸
骨主治。誤列此味之下。後世謬認女貞有補中安五藏之功。多致誤用。滋患特甚。
因表而出之。詳枸木嚴冬不凋。葉生五刺。其子正赤。允為活血強筋。固斂精血之
要品。故有以上諸效。

葉天士曰。女貞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中者陰
之守也。五藏者藏陰者也。女貞氣平益肺。肺為津液之化源。所以補中而藏安也。
心者神之居。肺者水之母。入心肺而益陰。陰足氣充。氣足神旺。精生。所以主養精
神也。氣失其平則為病。女貞氣平益肺。肺主氣。氣得其平。百病皆除矣。人身有形
之皮肉筋骨。皆屬陰者也。女貞苦平益陰。則肌肉自豐。筋骨自健也。心者生之本。
其華在面。肺者氣之源。氣足則身輕。血華故不老也。